

逐浪女生
mm.zhulang.com

逐浪女生官方推荐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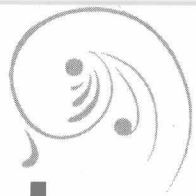
苏冽继腾讯网第二届“作家杯”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鲜花皇宫——花殇》后又一部情感力作

炫舞恋人

苏冽◎著

我们的爱像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开出了艳丽璀璨的花朵，
却徒留一地的粉末，
在风中消散……

广东人民出版社



炫舞恋人

XUANWU
LIANREN

苏冽◎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炫舞恋人/苏冽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19-06365-1

I. 炫… II. 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2371号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

责任编辑 袁 铭

美术编辑 王 霞

责任校对 周月华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3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365-1/I·1083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很多时候,我是一个会陷入空白状态的人。那样的时刻常常会让我觉得害怕,感觉前路渺茫。每当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想如果在人的生命中能遇见一个像导航灯一样的人,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他会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指引你方向,在你最失望的时候让你看见新的希望,在你最疲惫的时候看见温暖的光芒。

2007年的冬天,我开始构架这个故事,我想为故事里那个被生活所迫、经历曲折但是善良坚韧的女主角找到一个导航灯一样的男人,我想让她在无助、失望或疲惫的时候能够一次次地重新鼓起勇气来微笑着面对一切的疼痛苦难。

也许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某些类似的晦暗经历,我们都曾经痛苦无助过,疲惫寒冷过,但是当我们一步步地深入生活时,我们会发现其实头顶的阴霾都是暂时的,不过是雨天里的某处泥泞。我们会从一个又一个的挫折里重新站起,从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里重新振作,从一场又一场美丽却短暂的情感里重新启程。

所以,请相信,一定会有一天,善良的我们、坚强的我们会拨开那灰暗的云层,看见湛蓝天幕下那个美丽温暖的世界!

——苏冽



生命似刀尖上的舞蹈。

疼痛与鲜血并存，

却依旧要义无反顾地继续下去，
面带微笑。

——YUKA 日记





第一章

午夜的风带着降温后的冰冷,打在 YUKA 薄棉素色的外套上,带进一股寒意。她微微打了个冷战,用冰凉的手捂住同样冰凉的脸庞,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慢慢地溢了出来。

男人夹着半截香烟的手搭着 YUKA 开始颤抖的肩膀,烟雾袅袅中,她的脸像一幅被雨水打湿了的水粉画,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身后的酒吧里传出震耳欲聋的电子舞曲声,妖娆的女郎穿着性感地在舞台上扭动着蛇一般的身躯。YUKA 深吸了一口气,用手胡乱地抹着潮湿的脸庞,将哽咽吞下。她拨开男人修剪干净的手,面无表情地转身推开酒吧的旋转门。

调酒的 MIKO 用暧昧的目光盯着她薄棉外套里面酒红色的亮片小吊带短裙。她有些不舒服地裹紧了身上的衣服,对 MIKO 说道:“嗨,给我一杯‘裂皇’。”

MIKO 终于收起他火一般的目光,开始为她调酒。“裂皇”是这家酒吧的招牌酒,MIKO 的杰作。酒的颜色会在酒吧的五彩灯光下变幻迷离。烈酒入喉,会感觉身体里所有的坏情绪都被似火一般温度的酒精割裂破碎。都市里无数压力过大而来这家酒吧买醉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点这种酒。“裂皇”由此出名,相貌酷似谢霆锋的 MIKO 也由此出名。每夜都有不同身份的美女上前同这个英俊并且热衷于一夜情的调酒师搭讪,渴望成为他的床客。但她是除外的。

她不喜欢那个二十出头、每调一杯“裂皇”都会兴奋地吼上几句的小男人,她甚至是不屑同他调笑的。酒吧里的姐妹都不喜欢她,说她假清高,不断地用各种难以想象的恶毒的话语攻击她。

她接过 MIKO 手里的“裂皇”,缓缓喝了一口。酒精一路燃烧到胃部。她嚅了

一声,然后陶醉于酒精所带来的幻觉里。

MIKO似乎有些担心地望了望她。五色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让她几乎疑心自己看错了。她自嘲地笑了几声。

人群爆发出一阵尖叫声,她脱掉外套,酒红色的薄纱亮片吊带短裙在迷离的灯光里发出耀眼的光芒。皮肤陡然暴露在冰冷的空气里,周身的汗毛顿时立了起来。她一步步无比妖娆地走上了舞台。尖叫声更加地刺耳起来,其中还不时地夹杂着不怀好意的口哨声。她努力地适应着空气的温度。很快DJ便放出了劲爆的舞曲。她的身体开始化作妖艳的蛇,剧烈地扭动起来。面前的钢管像是她唯一可以攀附的救命藤蔓,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抱着那根冰凉的钢管,整个人腾空跃起。在不停的旋转中,她看见MIKO从吧台后走了出来,抱着肩膀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水汽渐渐弥漫上来。

她看见人群看着她并在不停地起哄,那些白日里衣冠楚楚的男子在这样的深夜里全都化作了食人的恶魔,而她这个白日里孱弱的女子在这样迷乱的夜里就这样被无奈的生活逼迫成为那些恶魔面前最丰盛可口的食物。

腿上传来了剧烈的疼痛。昨晚扭伤的地方还没好,可是老板却无论如何不让她休息,说她是酒吧的台柱,没有她劲爆的表演客人会砸场子。若是一年前她也许会抓着老板的手哭着乞求。可如今她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的规则,于是老板说完那番话后,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喝了杯酒就开始准备今晚的演出。

腿部的拉伤不是不严重,在刚刚腾空跃起的那一瞬间,她仿佛觉得整条腿已经脱离了她的身体,然后便有水汽从眼底漫出。是的,并不是因为MIKO眼里一闪而过的关心和怜惜,而是因为那钻心的疼痛。

哥哥晚上来找过她,说父亲的住院费又欠款了,医生死活不愿意再给父亲做血透。

于是父亲苍老的脸再次浮上她的脑海。小时候那个常常将她举过头顶,用胡楂扎她的男人如今却因为身体的日渐衰弱,终日只能依靠药物和治疗来维持苍老的生命。

她学的是舞蹈专业。可是毕业前一年父亲便进了医院,巨额的住院费让整个家完全垮了下来。父亲自杀过三次,都被她和哥哥及时发现了。于是她进了这家酒吧。花了三个月,磨破了六双靴子,她终于学会了这火暴夜生活想要的妖一般的舞



蹈。她开始穿着各式火辣裸露的演出服在深夜登上音乐嘈杂的舞台,让男人瞪着一双双通红的眼睛贪婪地注视她年轻妖娆的身体。

在人情冷暖的环境里艰难地成长早已令她看透现实的残酷。她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再拥有幸福的权利了吧?即便白日里她仍然是那个穿着朴素、素颜示人的安静女子,即便她仍然会煲鲜美的鱼汤,即便她仍然比任何人都要孝敬父母,即便她仍然是那个医生和护士口里难得的好姑娘。

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奈和难以选择。她终于在音乐结束的那一瞬间泪流满面。

泪水和着汗水顺着脸颊缓缓滑下。没有人看得见 YUKA 浓重的眼妆后面满含泪水的眼眶,就像没有人知道此刻她微笑的脸庞下是一颗早已支离破碎的心。

音乐声依旧震耳欲聋,只是已经变成了摇滚乐。她小心翼翼地踩着高跟鞋走下舞台的玻璃台阶,有身穿名牌西装的男人举着酒杯过来同她搭讪。她面无表情地接过男人递过来的酒杯一饮而尽,将他那句“晚上一起消夜”的声音挡在了身后。

MIKO 早已回到了吧台里,正在为一个打扮入时的三十岁左右的女人调酒。女人要的是“火凰”,那杯酒价格昂贵,足以花去 YUKA 今晚拖着那条伤腿跳舞的所有收入。YUKA 自嘲似地扯了下唇角,然后拿起一直挂在女人身旁的椅子上的外套披上。

女人不屑地瞟了她一眼,对 MIKO 说道:“今晚去我家吧?”

MIKO 抬头将调好的酒递给女人,然后笑着应道:“今晚不行,晚上我有事。”

女人有些不高兴地啜了口酒,将火红的唇贴到 MIKO 的耳边不知说了什么,MIKO 笑着吻了一下女人的右脸,女人便起身到舞池里跳舞。走过 YUKA 的身边时,女人用复杂的目光瞟了她一眼,然后像只骄傲的孔雀一般从她面前走过。

YUKA 揉了揉突突跳动的太阳穴,朝 MIKO 说道:“你帮我跟玉姐说一声,今晚我不同你们消夜了,两点‘风火佳人’那边还有一场舞要跳。”

MIKO 轻轻地应了一声便转身给旁边的客人调酒去了。她微微有些失落,但是仍然将手里的冰水喝完,然后笑着离开了吧台。

酒吧的更衣室里,她为自己点了一根烟,靠着墙壁,听到隔壁的姐妹在唧唧喳喳地说着今晚又有哪个老板包了场子请她们去消夜。她终于掐掉手里的半截烟,然后裹紧外套出了门。

已经凌晨一点半了。她伸手招了一辆的士，猫着腰钻进车里。

“风火佳人。”没有表情地报出地点后，她便眯着眼揉着大腿受伤的部位。刚刚用力太猛，有些抽筋了，要赶紧揉开来，半小时后还有舞要跳。

司机从镜子里瞟了她一眼，笑道：“小姐，你们可真好，一个晚上够我们做一个月了。”

她觉得有些反胃，皱着眉头将的士的车窗打开。冰凉的夜风贯窗而入，打在她的脸上。这个白日繁华的都市，夜晚同样迷离诱人。无数的霓虹灯在她眼前闪过，她望着天空，心里忽然像被雨水淋湿一般起了褶皱。

今晚没有月亮，星星也躲起来了。她一个人坐在凌晨的出租车里，望着空荡荡的大街，准备着成为另一批男人的猎物。心里的悲凉像洪水一般泛滥开来。司机还在猥琐地通过后视镜打量她。她只觉得浑身不舒服。夜晚若能快些过去该多么好。她闭上眼睛，将手伸出车窗外。夜风从她的指缝里漏过，有雨丝落了下来。

她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可是却没有人记得。唯一记得她生日的父亲此时是否戴着氧气罩在痛苦地呼吸着以延续他对她而言极为重要的生命呢？

终于到了“风火佳人”。她从小皮包里掏出几张纸币递给司机。司机趁机摸了一下她的手背，她压下心里的反胃，关上车门朝“风火佳人”装潢得金碧辉煌的大门走去。

“风火佳人”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夜总会，是她父亲所有医药费最大的来源。她将小皮包顶在额头上忍住大腿传来的疼痛，一路跑进大门。

门口的保安看见她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贴在脸颊上，皱眉说道：“YUKA，你又迟到了，杨姐都来问好几次咯。”她尴尬地笑了笑。司机猥琐的脸再次闪过眼前，为了多赚她的车费，那个司机多绕了十分钟的路程。

她飞快地跑进演艺厅。里面的妈妈桑已经等得十分不耐烦了。见她过来，便夹着手里的烟戳着她的额头骂道：“YUKA，你越来越不像话了，这次竟然迟了快半个小时。你看看，满场子的人都等着你，不想干了就提早说！”

她急急忙忙地陪了不是，脱掉被淋湿的外套，走向舞台。

同样冰凉的钢管，她觉得自己的掌心仿佛被那根冰凉坚硬的管冻伤了。她像猴子一样顶着一头湿答答的头发在钢管上攀爬着扭着，底下男人的脸像一朵朵食人花吞噬着她所有的尊严。心里有某个地方在轻轻地碎裂。震耳欲聋的音乐里，她的世界仿佛忽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啪啪的碎裂声。

一个男人在她的左下方用一种狼一般的眼光打量着她的身体，让她浑身的汗毛一根根地立了起来。她微微闭上眼，假想着自己还在学校的舞蹈排练室里，那里有一面很大的镜子，镜子里是她如同白天鹅一样的身姿。可是她无法欺骗自己，刺目的灯光，偶尔夹杂着的尖叫让她一次次从自己的假想世界里清醒过来，提醒着她此刻的屈辱。

她压下要夺眶而出的眼泪，父亲的脸和哥哥因为工伤而被削掉半截的手指不停地浮在眼前，让她继续在那根钢管上攀爬着。一次次的腾空跃起扯动伤处，她只觉得阵阵疼痛让她越发地无力起来。疼痛，再疼痛，渐至麻木。一切终于结束。

刚刚那个狼一样的男人正和妈妈桑一起走过来。妈妈桑换上一副公式化的笑容同她说道：“YUKA，黄总晚上请你消夜，你给个面子吧。”

YUKA擦了擦额上的冷汗，朝妈妈桑说道：“杨姐，我今天人不舒服，不想消夜了。”

男人有些不悦地瞟了她一眼，低声冷笑道：“我可以多给你小费。”

YUKA摇头拒绝：“我从来不收小费。”

男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妈妈桑见男人变脸了，陪着笑脸一把拉过YUKA附耳说道：“你识相点，他可是有名的钻石王老五。”

YUKA冷漠地望了妈妈桑一眼，低头应道：“要去你自己去。”说完她便拿起外套走了出去。不一会儿身后传来了男人愤怒的骂声和妈妈桑的赔笑声。看来这里也快待不下去了。明天又要让佳佳帮忙找场子了。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男人。她心里在想着事，没有注意，一下撞到男人身上。抬头道歉时，她看见了一张略带沧桑的脸。三十四五了吧，可是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身上的衣服被她湿答答的头发蹭湿了，有水渍印在上面。那衣服一看便知道价格不菲。

她不好意思地说着对不起。男人笑着说：“不如这样吧，你陪我去喝杯咖啡当道歉好了。”

男人像月光一样的笑容让她顿时不知所措起来。她慌乱地点了点头，便随着男人出了演艺厅。

演艺厅的右侧便是夜总会的咖啡吧。YUKA看着对面坐着的男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仿佛有一束月光在她不经意的刹那悄悄地潜进了她的心底，阻止了



这个雨夜里所有的潮湿，使夜空忽然变得广袤干净。

男人轻声地同侍者说着话。接着抬头微笑着问YUKA：“你想喝什么？”

YUKA有些不自然地紧了紧潮湿的外套，低声回答他：“热可可。”

她微微有些颤抖。被淋湿的外套让她觉得十分寒冷，所以急需喝点热的饮品来补充身体里流失的温暖。

男人笑着同侍者说道：“一杯拿铁，一杯热可可。”

YUKA侧头看了看落地窗外，霓虹灯下有雨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她轻轻叹了口气。

男人看着她忽然笑了起来：“为什么叹气呢？雨夜虽然潮湿可是却有着另外一番不同寻常的迷离之美，如同你。”

男人的声音带着颇具诱惑的磁性，YUKA的掌心渗出了细密的小汗珠，腿部还隐隐地传来拉伤后的痛感。

“YUKA，你的舞跳得很好。我看得出来，你的舞蹈里融入了你对生活的无奈和渴望，你是一个梦想尚未残破的女子，只是还在等待着重生的时机。”男人好看的脸庞在咖啡厅里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更加英俊起来。

YUKA没想到在这样一个暧昧的场所会有这样一个英俊的男人同她这个钢管女郎谈论梦想。她的眼里隐约有泪水浮了上来，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忽然被拉出了水面，看见了某种召唤和救赎。她握紧了双手，低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这时侍者端来了咖啡和热可可。男人接过咖啡微笑着抿了一口：“我常来这家夜总会，经常看见你来跑场子。你和她们不一样，我记得你表演完后从来不出去吃消夜的。”

YUKA低下头，脸颊有些发烫。她紧紧握着温暖的白瓷杯，看着杯子里褐色香甜的液体，上升的白色的热气在她脸上带来了酥麻的热感。

“很荣幸今夜能够和你一起喝咖啡。我叫左，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同我说。”男人再次开口，然后从口袋里拿出精致的名片盒。

YUKA接过男人递来的名片，低头扫了一眼。华安世纪总经理。果然配得起他身上那套价格不菲的衣服。

YUKA将名片放进小皮包，低声说道：“不好意思，今晚我还有事，不能多陪你了。”

左将手里的杯子放下，问道：“需要我送你吗？我的车就停在外面的停车场。”

YUKA摆了摆手，拎着包起身离开了咖啡吧。她知道左在身后看着她，因为后



背有一种被烧灼的热感。并不是第一次有这样多金并且绅士的男人来邀约或者递名片,但他们不过是想给她一个金丝笼,然后让她成为那笼中的小雀儿。只是左不一样,他的目光像月光一样皎洁得让她无所遁形。

她急匆匆地逃离了那个让她心跳的地方。雨下得很大,她脱下外套遮在头上拦了一辆的士。

回到公寓门口时已经快凌晨四点了,天幕由于大雨变得格外暗沉。YUKA拖着沉重的步子打开了公寓的大门。电梯的门缓缓地拉开,她看见了MIKO倚在她家大门旁抽着烟。

男人熬夜的眼睛里有细密的血丝,仿佛有一簇火焰凭空烧了起来。YUKA笑着问道:“你怎么会来这里?”

MIKO将手里的烟掐灭,低声吼了起来:“Shit! 我等了你三个小时!”

YUKA从包里掏出钥匙,然后她看见了MIKO脚边的生日蛋糕。她的心脏剧烈地跳了起来。

MIKO这时突然从身后抱住了她,年轻男子温热的气息喷在她颈后的皮肤上:“YUKA,我来给你庆生,生日快乐。”

她深吸了一口气,笑道:“MIKO,我不想再和你玩游戏。我们的游戏早已经结束了,不是吗?”

MIKO抱着她的手臂猛地抽搐了一下,他推开YUKA。“我们的游戏早已经结束了?天,你以为我一直在和你玩游戏吗?YUKA,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近人情?”

她微微一笑道:“因为我和你们不同,我没有游戏的资本。”

砰——

MIKO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坚硬的墙壁上。男人通红的眼睛里有暗影浮了上来,他忽然像兽类一般掐住YUKA的下巴,狠狠地吻她像花瓣一样的唇。

楼梯间的声控灯灭了,黑暗里YUKA听到了MIKO的啜泣声:“YUKA,YUKA,我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办,我的脑子里老是有你的影子在闪来闪去。你不在的时候我担心你,你在的时候我还是担心你。看见你受伤我心疼,看见你微笑我还是心疼。YUKA,没有人懂你,除了我,除了我!”

YUKA俯身拿起地上的生日蛋糕,转身打开了铁门。黑暗里,她低声微笑着说道:“MIKO,谢谢你的蛋糕。”

MIKO转身离去,YUKA叹了口气,走进屋子将铁门关上。

YUKA没有开灯,屋子里一片黑暗。已经入秋了,天亮得很慢。每夜从各个场子回来,她都是这样一个人窝在布沙发上看着窗帘外的天空一点一点地泛白,然后透亮。

她开了一瓶红酒,从冰箱里拿了些冰块放进高脚杯里。红酒特有的香气在舌尖弥散开来。她举着杯子站在窗前,望着下雨的夜空。

有时人生就好比这杯子里的酒精。有着最美的色泽,可是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品出它的味道。

她无奈地笑了笑,拉开窗帘却看见MIKO站在公寓外面的空地上淋雨,浅黄的灯光落在他满是雨水的脸上,泛着光晕。

真是固执的男人!YUKA转身走进浴室,哗哗的水声掩盖了窗外的雨声。热水浇在她的身体上,整个浴室里水雾缭绕。受伤的大腿已经疼得抬不起来,明天看来怎样都没有办法再去赶场子了。父亲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医药费已经给了哥哥,她总算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

她闭上了眼睛让热水一遍遍淌过脸庞、身体。四肢渐渐放松,可是脑海里却突然有了一个影子,并且逐渐清晰起来。左。左豫安。华安世纪总经理。男人深邃的眼睛仿佛贯穿了她的胸腔,让那颗原本平稳跳动的心脏急速跳动起来。他的身上有柠檬与烟草交杂的气息,儒雅而绅士,他还是第一个同她说起梦想的男人。

YUKA摇了摇头,调大了出水量,努力让自己在热水的抚慰下平静下来。如果还是一年前,也许她会兴奋地同佳佳分享此刻的心情。可是如今,一切都成为了过去,一道锁将她原本的世界全部封印,她只能安分地做一个暗夜里迷路的精灵。天堂的门已经完全关上了,她的梦想轰然坍塌。

冲完澡,YUKA用干毛巾搓着滴水的湿发。白色的浴袍裹着玲珑有致的身体,皮肤细腻光洁。

她摸到茶几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上。

一天又这样过去了。天空开始渐渐亮了起来,雨停了。她走到窗前撩起窗帘。楼下已经不见了MIKO的影子,有清洁工开始清理大楼外面的垃圾。

她拉上厚重的窗帘,将生日蛋糕放进冰箱。该睡了,好好地睡一觉吧。一切总会过去,日子总是要继续。

下午四点,YUKA被刺耳的敲门声震醒。她趿着棉布拖鞋走去开门。



佳佳拎着一堆零食和水果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她将手里的东西放在茶几上，然后转身盯着YUKA问道：“你快说，昨晚又把我们MIKO哥哥怎么了？弄得他凌晨了还跑到我们的PUB里买醉。啧啧啧，你没看见他那样子，吓死人了。”

YUKA揉了揉眉心，冷声应道：“我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了。你不是一向同他最好吗，你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佳佳一把拖住YUKA：“不是你过生日吗？MIKO昨儿夜里就特地去蛋糕店订了蛋糕，说是要来给你庆生的，你怎么好好地把人家拒之门外了？”

YUKA推开佳佳的手低呼：“佳佳，你知道我和MIKO不可能的，我……”

佳佳打断YUKA尚未出口的话：“我知道，我知道。可是MIKO没有错啊，你有什么事就和他说清楚，省得他这样难过。”

YUKA扶着门框自嘲起来：“他能难过多久？很快就好了。倒是你，明明爱人家爱得要死要活的，怎么不去表白？你不是一向说自己是勇往直前不怕跌倒的吗？怎么遇见了一个MIKO，你就变成小老鼠了？”

佳佳叹了口气，撇嘴说道：“唉，MIKO一直都只把我当哥们儿，在他心里我根本不算是女的。”

YUKA打开冰箱拿出MIKO昨晚送来的蛋糕。“好了，别说这些了，你过来给我庆生的吧？陪我吃蛋糕吧。对了，这几天我可能不去赶场了，想休息几天。酒吧那边已经同玉姐说好了，‘风火佳人’那边我看我也没办法待下去了。你帮我想想办法。”

奶油的香气在客厅里散开了来。佳佳拿起茶几上的勺子舀了勺奶油送进嘴里。

“YUKA，你这样也不是办法，再这样下去你会垮的。那些老色狼一个比一个爪子伸得长，你的臭脾气迟早会让你自己吃亏。我看，你还是……”

YUKA没有说话，用力地切着蛋糕。

良久，她才低声说道：“昨天，我哥又来找我了，拿走了两万多块。”

佳佳一下停住了正要往嘴里送蛋糕的手：“YUKA，你这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怎么办？你总不能不顾自己的死活吧？你爸爸如果知道你现在这样，还不知道他会难过成什么样子呢，他一直都希望你成为舞蹈家的。”

厅里顿时一阵寂静，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时间仿佛一下凝固了。在沉默中YUKA似乎看见了多年前父亲骑着自行车在夜里送她到舞蹈培训班上课的样子。中年男人的脸上满是期望和幸福。看着自己出类拔萃的女儿快乐地走进培训班的大门，然后他微笑着同老师打招呼。

没有想到时光如此易逝。一眨眼的工夫，物是人非。

YUKA 从来都是不爱说话的女子，自从父亲患上尿毒症后，她的话就更少了。但是，在佳佳面前不一样，因为佳佳是她在这个世态炎凉的世界里唯一的朋友。

还记得小的时候，两个女孩穿着一样的校服一起骑着自行车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穿行，一起捧着雪白的冰淇淋坐在市中心的喷泉广场看星星，一起挤在铺着白色床单的小床上说悄悄话。

她们分享了童年到成年所有的喜怒哀乐，一起牵着手欢笑、抱着肩痛哭。没有人比佳佳对她更好，也没有人会像佳佳这样一直对她不离不弃。

YUKA 忽然握住了佳佳沾着白色奶油的手：“佳佳，为了我爸爸，我只能这样。我不能看着他死，你明白的。”

佳佳反手握住 YUKA 冰凉的手，将她的头拉进自己温暖的怀里：“YUKA，你从小就这样让人心疼。我妈老对我说你像棵小白菜，让她看一眼都心疼。”

YUKA 的脑海里浮现了那个一直像妈妈一样疼爱她的女人——佳佳的母亲。自己的母亲在自己八岁的时候就跟着一个有钱人跑了，丢下了自己和十岁的哥哥，从此再没有消息。自己在所有小女生都有妈妈在清晨为她们梳小辫子的年纪里，总是一个人顶着一头杂草一样乱糟糟的头发站在佳佳家的门口等着佳佳一起去上学。然后那个温柔慈爱的女人在送佳佳出门的时候拉住了自己冰凉的小手，将自己牵进了屋子，亲手为自己清洗梳理打结并且散发异味的头发。

YUKA 第一次在母亲走后扑进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怀里哭得鼻子通红，弄得佳佳看着 YUKA 也一个劲地掉眼泪。从那以后她和佳佳成了最好的朋友，两个人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做作业。每个周末，佳佳的母亲总会让佳佳将 YUKA 带回家，吃佳佳的母亲亲手为她们烹制的可口的食物。

到她们上高中的时候，佳佳的母亲得了乳腺癌，不到半年那个比亲生母亲还好的女人便离开了这个世界。YUKA 抱着佳佳哭了整整一天，甚至比佳佳哭得还要伤心。

忘了说，佳佳是没有父亲的，佳佳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那个时代一个还没有结婚便有了孩子的女人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可是佳佳的母亲却没有因为任何的流言飞语而沉郁哀伤，她乐观豁达、勤劳坚强，硬是一个人将佳佳抚养长大了。

母亲去世后，佳佳便辍学了。只差两个月便高考了，可是佳佳还是离开了学校到一家 PUB 里当侍应生。那时佳佳握着 YUKA 的手说：“YUKA，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永远都是。如果有人欺负你，记得来告诉我，我一定帮你揍他！”佳佳一直都是这样刚强得有如男生。

YUKA那两年的生活也过得尤为潦倒，为了攒够上大学的学费，她每天放学后都到速食店里打工，晚上十点回到家里还要温习功课到凌晨，周末还要到专业老师那里练习舞蹈。

艺术类的学院收费本来就高，父亲这几年为了送她上舞蹈培训班早已熬白了头发，佝偻了身子。她无论如何都不想再让父亲为了她受任何的苦。于是她拼了命地打工，拼了命地学习，拼了命地跳舞。她只希望自己所有的努力可以让逐渐年迈的父亲在数年后可以过上安定舒适一点的日子。

可是没有想到，她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父亲竟然在工地晕倒了。刚开始父亲还不愿意做全面的检查，是她瞒着父亲让护士为父亲抽了血做了全身的检查，检查花去了她整整两个月打工的薪水。结果出来了，父亲得了严重的尿毒症。

哥哥那时已经南下打工了，听到消息赶回来时，父亲正闹着要出院。他们兄妹两人求了半天才让父亲答应留下来治疗一段时间。

然后哥哥便留了下来，在工地顶替父亲的工作。一个月后，因为工伤，哥哥的手指被截断了三根，工地老板付了初期的医药费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生活更加艰难起来。YUKA实在没有办法负担那样多的医药费和自己的学费，只好中途退学，在佳佳的介绍下进了玉姐的酒吧。

佳佳将沾满奶油的勺子放在托盘上，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

“YUKA，我现在开始后悔让你进那该死的酒吧了。你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早就和你说过，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一旦涉足就仿佛被印下了烙印一般再也无法抽身了。你和我不一样。从小你就有自己的梦想，背负着你父亲的期望。而我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妈妈也走了，我必须要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我真的不想你变得同我一样……”

YUKA看着烟头在拉上窗帘的房间里发出忽明忽暗的红光，心里一阵难过。她知道佳佳也是有梦想的，高中的时候佳佳说过，她想去周游世界，她想去所有像天堂一样的地方。这样会让她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天使，就可以更加靠近她在天国里的母亲。

然而，这几年生活摧毁了所有的梦想。佳佳不再是那个刚刚离开校园时握着